

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刘光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参与澜湄合作 云南当仁不让

■ 本报记者 张凡



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刘光溪在2017澜湄合作滇池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2017澜湄合作滇池论坛是十九大之后在云南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区域合作国际会议，也是为年底澜湄合作框架下的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及明年年初的领导人会议做好相关讨论话题的预热和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地方、民间和市场的二轨道作用。此次论坛意义重大，必将成为云南在区域合作方面的新名片！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刘光溪如此评价11月24日开幕的2017年澜湄合作滇池论坛，他表示，该论坛是云南主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形成云南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具体体现。

早在1987年，云南省有关方面就在探索澜沧江和湄公河流域

国家如何加强水资源、航运资源以及相应的农业合作。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区域合作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2016年3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海南三亚、泰、柬、老、缅、越五国领导人宣告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澜湄合作并不是我们突然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个国家为了获得本国的特殊利益想出来

的，它是我们1+5澜湄国家的政府、工商界、企业界和各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孕育出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慢慢认识到我们要从过去零敲碎打的边境贸易、投资合作、人文合作中走出来，逐步形成一些机制化的、规范化的，甚至可以达到预期化的平台和机制。刘光溪说。

在这样的合作机制面前，横亘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跨境传染病、跨国犯罪等绊脚石。但在刘光溪看来，这些绊脚石终究不会成为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再高的山也是靠一粒粒石子形成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对待澜湄合作。

刘光溪援引国家主席习近

平视察云南时所说的云南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来阐述云南该如何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首先，要看到云南的地缘优势。刘光溪曾经这样描述云南的地理情况：云南的边境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条路两国走，一个村两国住。老挝的鸡跑到云南的鸡窝里下蛋，云南的西瓜秧伸到缅甸的街道结果儿。在云南工作了8年，他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云南的希望在外，关键在通。通向中南半岛也罢，通向孟加拉湾、印度、南太平洋也罢，云南在通的问题上必须担当起实现国家战略的责任。

其次，要看到政策叠加的优势。刘光溪一一列举国家在云南实施的战略：西部大开发、沿边开放、孟中印缅、中南半岛、澜湄合作、桥头堡、辐射中心、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等等，这么多的战略叠加到云南，使得云南从开放的末梢变成了前沿。

再次，我国政府在参与合作时，一定要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的规律，让市场去推动合作。政府需要改进服务，改革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政策来匹配市场的需求。刘光溪说：云南这几年在推进人民币向南、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是靠我们的企业家、金融家、老百姓在生活贸易的交流合作中推动实现的。

最后，要利用云南这块非常肥美的水土，在合作中培育出云南高原特色名品，推进生物产业、高原特色农业走出去。刘光溪一口气能说出云南拥有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矿产资源王国、花卉王国、绿色王国等10个王国的称号。

具体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澜湄合作的开展，刘光溪认为，云南积极推进澜湄区域合作可以以园区和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云南可充分发挥沿边作用，利用欠发达国家原产地最惠待遇政策解决高关税问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扩大对外产能合作。同时，提升现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4个国家级边合区、3个国家级跨合区、1个开发开放试验区、1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2个综合保税区、1个国家级新区、5个省级边合区等开发开放平台，加快申请建立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承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做活、做大出口加工贸易，推动云南连片开发开放，带动和示范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发开放。比如，目前正在推进建设的中老跨合区，如何把这个方案加以实施细化，尤其是在推进“两国一江”方面，这两个特区之间能不能真正打通？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通，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家、老挝的一个企业家，在中国方面注册一个企业，同时在老挝再注册一个企业，这样一来，车间厂房是打通的，就可以形成“一园两国”的格局。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反倾销、反补贴，也可以按照正常合法的程序申请老挝的原产地规则和免签规则。刘光溪说。

项目推动是合作的基础。没有项目落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不落地生根只能是吹风机，只能是播音员，而不是挖掘机、隧道机。现在我们继续要播音员，但更需要挖掘机和隧道机。我认为云南地方各级涉外经济部门，要尽快对接澜湄合作的项目，比如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的项目。这是当仁不让的，就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刘光溪说。

澜湄次区域探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11月24日，在澜湄合作滇池论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上，跨境贸易中的海关、质检、等方面合作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热点。

补齐贸易便利化短板

泰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娜妮嫩表示，高效的通关环境对国际贸易十分重要，实现贸易便利化的主要措施在于简化海关检验程序，降低交易成本。澜湄国家必须遵照一致的国际标准加强海关和质检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加强信息交流，为成员国政府组织和企业提供便利，以提高通关效率和质检程序效率。

与会专家认为，推动澜湄六国在质检、海关、边防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方面的改革

至关重要，未来澜湄国家可从六国一检、六国一关、六国一防逐渐扩大至东盟十国。

此外，园区建设也是推进贸易便利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云南西双版纳副州长寸敏认为，云南可借助产业园区优势，实现澜湄流域国家之间产能互补，带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通过支持跨境研发，利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农业食品的深加工，进而拓展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有了高大上的园区和产品，还要配上高大上的物流体系。传统的物流贸易模式已不再适用，不符合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需求。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廖志文表示，

构建物流生态新环境不能墨守成规，立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要争取实现线上智慧物流、线下物流园区生态新环境的有效融合。

何为立体化现代物流？据廖志文介绍，该公司目前正打造中铁水联运骨干体系，打通云南省向内辐射内陆，向外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双扇形”物流通道，并根据智慧物流+全球贸易为主体、区域核心节点物流和口岸服务跨境物流为两翼的发展思路，以物流贸易大数据为发展引擎，实现“天网+地网+内网+外网”的融合，不断的优化物流产业在立体化、系统化方面的布局。

构建云南发展核心竞争力

对云南而言，贸易便利化不

充分还与其自身发展不足有很大关系。中国双绿企业家理事會秘书长刘平田表示，目前云南的进出口总额相对较小，只占全国的0.48%、广西的35%、烟台市的46%，尚有很大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目前云南只有64亿元的加工贸易，且外贸商品品种单一，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较低。另外，云南外贸市场主要集中在东盟，市场结构较为单一，对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不足。在跨境电商等新形态外贸领域，云南的开发力度也不足。刘平田表示。

对此，刘平田提出了南下北上的发展建议。南下是指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升

级版，深化与澜湄五国以至东盟十国的经贸关系；北上是指要大力拓展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加强对发达国家走出去、引进来的工作力度。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执行会长刘延宁则鼓励云南与澜湄国家加强研发产业建设。她用“公鸡母鸡”论来形容研发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房地产就像公鸡，第一年出售房产时，地方政府税收还较多，当第二年开始收取物业费时，收入便直线下滑，地方税收不可持续；而如果建造研发产业，占据产业链条的高附加值领域，就像是母鸡，能够循环生蛋，可以持续发展。因此，推进澜湄合作需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

11月24日，在2017澜湄合作滇池论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上，与会代表就跨境贸易便利化问题各抒己见，达成普遍共识。金融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方面非常重要，云南可以利用其边境地理位置优势，打造网上的澜湄金融合作体系，更好发挥金融在跨境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服务澜湄次区域发展。

跨境贸易便利化已在路上

2016年，中国对澜湄五国的投资超过30亿美元，特别是双边人员往来超过了1500万人次，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合作上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合作新高地。

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技术研发支撑等领域合作取得了实质进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总经理林斌说。

目前，中国与澜湄五国在工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方面已取得成效，并且正在推动中老磨憨磨丁、中越河口老街、中缅姐告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老挝赛色塔工业园区、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等产业园区建设，这些都将成为投资便利化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面向澜湄五国的重要地区，云南也在不断推进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的务实合作，现已有三个经济走廊，分别是中越经济走廊、中老泰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虽然经济走廊的建设没有涉及柬埔寨，但中柬之间投资便利化的脚步并未停歇。

柬埔寨现有规模化的多国经济特区和保税加工区，包括中国政府投资的西港红豆工业园。柬埔寨高棉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曹云德介绍，他们代表国家也成立了国家经济保税特区，这些都为中国南下的产业转移和优质产能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柬埔寨是全球税率最低的国家，所得税最高可以免9年，并配备所需要的产业金融和服务链条。

曹云德认为，如果云南与柬埔寨对接良好，将带来无数发展机会。双方可以共同建设物流特区、经济特区，以及金融贸易结算中心区。在柬埔寨制造业也可以形成两头在外、加工在柬埔寨的生产模式，使得企业免于税收或者享受低税率。

以金融多方位促投资便利化

虽然中国对外投资便利化不断推进，但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星耀集团董事长助理王海龙认为，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出于对自身经济和安全金融的考虑，人民币的兑换业务还未完全开放。以民企为例，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一旦金额过大就会碰到外汇管制痛点。

但云南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当地企业可以与政府一同在边境各国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率，创造更大的沟通以及金融创新，从而减轻国家外汇管制的压力。王海龙说。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表示，不仅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促进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合作，还要通过设立基金来促进投资便利化，比如目前已经建立的亚投行、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等。

此外，刘勇还认为可通过建立融资机制助力企业在海外更方便地投资。因为澜湄国家的农业都具备优势，企业可以更好的利用东道国的农业资源，将资源变成资产，将资产再变成资本，形成良性互动。对于资本较小的企业海外投资，政府也可以为出海的企业增加直接融资功能。

人民币 向南 国际化惠及澜湄合作

■ 杨枝煌

11月24日，在澜湄合作滇池论坛上，与会代表提出，加强澜湄国家间货币流通、推进人民币向南国际化发展，对澜湄国家间经贸合作、商品流通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人民币向南发展是大势所趋，云南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人民币国际化做到行稳致远仍需多方努力。

在澜湄地区，人民币走出去尚处初级阶段。一方面是政府推动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民间交易还不够活跃。虽然澜湄国家间边境贸易十分活跃，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进程十分缓慢。

中国可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四方面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向南国际化：

银行方面，可以争取推动国家层面签订针对重大工程项目的人民币与当地货币互换协议，例如推动中缅针对皎漂港

和工业特区的人民币与缅甸互换协议，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同老挝社会发展“八五”规划全面对接的人民币与老挝普惠互换协议，同时，加快在湄公河地区设立分行并且开展人民币贷款业务和委托贷款业务，最终实现人民币与当地货币全面直接可兑换。

证券市场方面，中国证券交易所可吸引湄公河国家优秀企业上市，也可走出去，与湄公河国家合资设立股份制证券市场。比如，开设支持创新创业的三板市场；开设支持农产品、矿产资源、金属等物资交易的四板市场；开设面向农民的综合产权交易的五板市场以推动农业、林地合理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以此建立周边区域一体化资本市场，推动澜湄国家股票、债券、票据的互联互通。

保险方面则可以加快推动中国保险公司进入湄公河国家，促进中国险资投资澜湄合

作项目，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服务澜湄合作。

基金方面，澜湄国家可放大基金合作盘子，建立人民币澜湄PPP合作基金、澜湄速度基金、澜湄效率基金等创新投融资方式，推动人民币在澜湄地区的基金化运用。

总之，要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支付、价值分配货币的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三位一体的澜湄合作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产业与金融联盟基础上，建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产融合作体系。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要促进走出去企业融资属地化，也就是中企能够利用当地金融资本进行杠杆化操作、能够用人民币进行还贷，让人民币成为当地储备货币。

当湄公河五国与我国贸易可直接以人民币结算时，将大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双边贸易额。反之，随着贸易额增加，为减少汇兑损

失及交易成本，企业将更加认可人民币结算和支付，进而推进人民币向南国际化。

人民币向南走出去，道阻且长，目前湄公河国家政府对此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并且当地对于美元十分依赖，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相比美国、印度、韩国、日本等还有待提升。如何与美元竞争呢？首先要继续提升中国金融影响力。其次是在与美元竞争的同时，加强与美元合作，让人民币在未来真正成为与美元、欧元齐头并进的全球硬通货。

目前，人民币已入篮SDR，影响力逐步扩大，人民币走出去也契合了南亚、东南亚经济发展趋势。特朗普访华后，中美达成了金融合作共识，未来将建立金融引进来、产能走出去的发展新格局。这也意味着中国可提高金融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利用人民币支持澜湄合作。

对云南而言，要充分认识金

